

海的温度 著

润香榭

叁

沉香梦醒

每一缕异香萦绕一段回帆
每一抹脂粉抚平一个心愿

以胭脂细数万千心结，
以水粉魅惑十丈红尘！
粉浓脂香中，

演绎一曲神鬼莫测的脂粉传奇！



世纪文善
SHIJI WENSHAN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闻香榭

叁
沉香梦醒

海的温度

著

世纪文睿
Century Literature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香梦醒/海的温度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13

(闻香榭)

ISBN 978 - 7 - 208 - 11904 - 8

I. ①沉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8226 号



出品人 邵 敏

责任编辑 邵 敏 方蔚楠

封面装帧 叶 珺

闻香榭之三

沉香梦醒

海的温度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8.5 插页 2 字数 280,000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11904 - 8/I · 1196

定价 30.00 元

目
录



引子 二

● 壹
【幽冥香】 七

● 貳
【合安香】 五一

● 叁
【欢宜香】 一〇一

● 肆
【媚花奴】 一五三

● 伍
【半边娇】 一八三

● 陆
【醉梅魂】 二四七



目
录



引子 二

● 壹
【幽冥香】 七

● 貳
【合安香】 五一

● 叁
【欢宜香】 一〇一

● 肆
【媚花奴】 一五三

● 伍
【半边娇】 一八三

● 陆
【醉梅魂】 二四七



引子

(一)

数九寒天，滴水成冰。呜咽了一夜的寒风暂住，只剩下满天飞舞的白雪，将长安城外官道装饰得如同一条伸展的玉带。官道两侧，偶有黄玉般的腊梅花从晶莹剔透的雪层中探出一两朵来，发出脉脉的香味。

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从路边的梅林传出：“姑娘，我们这是到了哪里了？”

玉树琼花中，一个年轻女子袅袅而来，道：“再有三十里，就是长安啦。”这女子不过二十上下，眉眼灵动，五官秀丽，一袭柔纱白衣随风舞动，宛若仙子，她虽然衣着单薄，但似乎不觉得冷，伸出纤纤五指抚弄着一棵古朴的老梅，眉眼之间尽是笑意。

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从梅树后探出身体，四处张望了一番，满怀期待道：“但愿能尽快找到他。”

年轻女子默默地叹了一口气。

小女孩却未发觉，一双黑漆漆的眼睛滴溜溜乱转，对周围的一切都倍感好奇：“长安不是很热闹的吗，怎么官道上一个人都没有啊？”

年轻女子嗔道：“傻瓜，这个时候，天冷路滑，大雪封路，谁会出来？”

两人上了官道，朝长安城中走去。小女孩兴致盎然，一路蹦蹦跳跳，尽显烂漫之态。

一辆装满香料的马车，左轮缺失，双辕担在石头上，车身上厚厚的落雪使得马





车同旁边的山石连成了一体，车的内侧，有个盘腿坐着的雪人。

小女孩玩兴不减，伸手去拍雪人的脑袋，笑嘻嘻道：“见不到人，见个雪人也是好的。”

年轻女子觉察到异样，一把拉住女孩，取了手帕，轻轻抚掉雪人表层的落雪。这哪里是雪人，竟是个已经冻僵了的年轻公子，面色青白，双臂紧抱，眉毛、睫毛上皆是冰碴子。

女孩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公子，道：“死的？”

女子探了探他的鼻息，道：“还有一口气。”略一迟疑，伸出玉手按在他已经乌紫的嘴唇上。

一丝微白的气体进入公子身体，他的身体抖动了起来，牙齿开始咯咯打颤。

小女孩拍手笑道：“他醒啦。不过估计过会儿就又冻僵了。”

女子微微一笑，朝空中略一招手，一片巨大的雪花翩然而下，落地的瞬间却变成一个车轮，骨碌碌滚向马车的前轮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合适。

这位年轻公子原是扬州来长安贩卖香料的商户，昨日突降暴风雪，车子损坏，跟随的老管家骑马去长安求救，自己在此蹲守了一夜。今早实在犯困，忍不住小睡了一会儿，谁知道这一睡便冻僵了，其实刚才他神智尚存，但苦于无法动弹。

只觉一阵暖流入注，身上寒意顿消，他情知有人相救，总算抖抖索索睁开眼睛，看到二人，慌忙站起来施礼，不料手脚尚且僵硬，一个趔趄扑到了女子身上。

年轻女子还没怎么着，这位公子倒羞得满脸通红，语无伦次道：“小生有礼……多谢姑娘救命之恩……”

女子眉头微皱，一言不发翩然而去。小女孩却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狼狈样子笑个不停。公子面红耳赤，小声解释道：“在下……非歹人！只是无行商经验……姑娘……”

女子已经走远，回头叫道：“小安！”

小女孩显然觉得十分好玩，咯咯笑道：“就来就来！”低声道：“你是去长安吗？长安好不好玩？是不是很多人？你认不认识霸公？”

公子被问的一愣一愣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小女孩甚是失望，撅嘴道：“小书生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扭头朝女子的身影追去。

公子鼓起勇气叫道：“敢问姑娘姓名？”

小女孩满脸得意地回道：“我们姑娘叫雪儿！”

公子看着雪儿的背影，连施了几个礼，满脸感激之色。

一个矮胖管家牵着马，马背上驮着一个车轮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来，嘴里叫道：“公子！公子你还好吗？”

公子羞赧道：“我没事。”心里仍想着刚才那个表情淡然的女子。

见公子脸色红润，手脚也未冻伤，老管家脸上一喜，絮絮叨叨道：“您没事就好。这大冷的天，可担心死我了……早知道我留下，让您回城去……”接着又愁眉苦脸道：“这路实在难走，修车的人不肯来，不知道这车轮合不合用。唉！”

公子不再言语，帮着他把车轮抬到前辕处。老管家脱掉外衣，正要下手安装，突然张大了嘴巴，满脸惊喜：“公子，你哪里找的车轮？谁帮你修好的？”

公子莫名其妙，看着完好无缺的车轮纳闷不已。

远处风雪中传来两人的说笑声：“姑娘，我们去长安做什么生意好呢？”

“开个布庄如何？”

“要是……要是他不在长安呢？”

一声悠长的叹息声传来：“那就去洛阳……”

(二)

今天的雨水格外丰沛，入冬以来，神都洛阳已经下了两场大雪。

一群丫头小子正在雪地里疯跑，堆雪人，打雪仗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一个总角小丫头，跟在一个气喘吁吁的男孩身后，边追边叫：“哥哥哥哥，你等等我……”

男孩有些不耐烦，但还是停了下来，哄她道：“妞妞乖，小心滑倒，你站边上去，看我不打他们个落花流水！”话音未落，一个雪球飞过来，刚好砸在小女孩额头上，女孩一瘪嘴，哭了起来。

男孩大怒，抓起地上的雪胡乱丢过去，对面的三个小子一哄而散。

男孩追了几步，又回身来哄妹妹：“妞妞不哭，我给你吹吹……”

这男孩嘴巴笨拙，除了会说一句“妞妞不哭”再也想不起其他话来，绕着女孩转来转去，手足无措，只好故弄玄虚道：“妞妞，我有宝贝，你要不要看？”神





秘兮兮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脏兮兮的鹅卵石。小女孩从手指缝里看了看，哭得更加厉害了。

他将口袋里的弹弓、石子儿、空虫茧展示了一遍，小女孩仍哭个不停。男孩没了法子，只好愁眉苦脸地站在小女孩身边，看着她哭。

雪越下越大，男孩伸手将落在妹妹头上的雪花拂去，却突然惊异地“咦”了一声，大声道：“姐姐快看！”小心翼翼地托着一片雪花伸到女孩脸前。小女孩被骄纵惯了，以为哥哥骗她，并不睁眼。

手心的雪花慢慢融化，变成了一滴晶莹的水珠。男孩跳了起来，左右开弓，重新抓了几片雪花，专心致志地观察对比研究，嘴里还不断说着“好奇怪”。

小女孩见哥哥不理她，反倒停住不哭，抽泣着凑过来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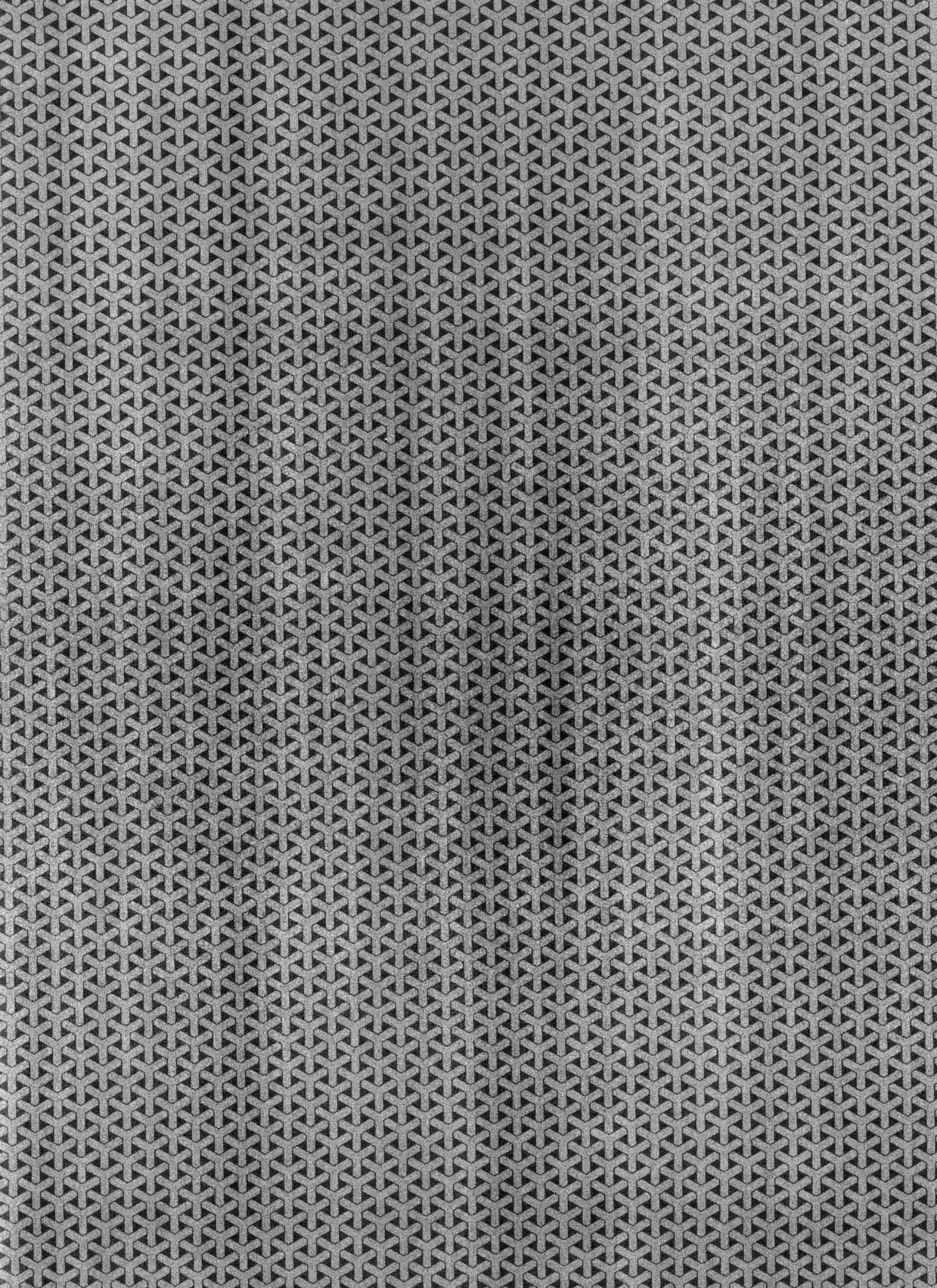
五片雪花，三片是常见的六瓣形状，另外两片却是心形的，里面还有几条白色的裂纹，像一颗破碎的心。男孩小心翼翼地托着雪花，得意道：“你见过心形的雪花吗？”小女孩跳起来叫道：“哥哥快给我玩！给我玩！”

雪花转移到小女孩手心，很快化掉。女孩嘴巴嘟起，又要哭了，男孩忙道：“我再来找。”伸手捧过一朵，仍是布满裂纹的心形。

小女孩高兴起来，要同哥哥比赛，看谁找到这种异形的雪花多。

而不远处，一个黄衫女子仰望着漫天飞舞的白雪，却蹙起了眉头，发出一声轻叹。





壹

幽冥香

(一)

黄昏时分，落日西沉，一抹红霞斜照在门前的梧桐树顶，呈现一种流光溢彩的安逸。

终于将二斤蔷薇花籽研磨好了。沫儿伸了个懒腰，四肢舒展瘫倒在躺椅上，闭眼道：“累死了！要是水果吃就好了。”

文清正在收拾那些瓶儿罐儿，回道：“今年的水果贵得离谱，一个香瓜都要几十文。”

一提到香瓜，沫儿又开始呼天抢地地抱怨：“婉娘这个小气鬼，没肉就算了，连个香瓜也舍不得买……”

婉娘从蒸房探出头来，笑嘻嘻道：“前天许还山大公子向我打听你的价钱呢，要不你考虑一下，我优惠些，将你卖给他，他家天天有水果吃呢。怎么样？”

沫儿立即闭了嘴，一声不响闭目装睡。

文清忍不住笑了，走过来拉拉沫儿，小声道：“沫儿，我知道哪里有水果。”

沫儿一骨碌爬了起来，咽了口水，双眼放光：“哪里？”

文清道：“我昨天去后园采花，见最里面的围墙塌了一处，隔壁的园子里……”迟疑着不说下去。

沫儿已经跳了起来，乐滋滋道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拉起文清就往园子里冲。

文清踟蹰道：“不好吧？那是别人家的园子。”

沫儿甩手怒道：“那你告诉我做什么？虚伪！”气鼓鼓自己去了。文清无奈，只好跟上。

这是一处废弃的小园子，藤蔓缠绕，荒草遍地，残破的亭台、雕花的围栏，显





示出它曾经的优雅。一个小池塘边依稀是条铺着碎石的小路，被青草遮住了大半。一边种着高大的柿树和十几棵山楂树，上面挂满了大大小小青涩的柿子和山楂果，显然还没长熟；另一边一个歪歪斜斜的葡萄架，一串儿串儿紫红色挂着白霜的葡萄正长得诱人，吸引着成群的蜜蜂儿和蚊虫嗡嗡飞舞。

沫儿皱着鼻子嗅着空气中带着酸腐味道的果香，冲过去摘了一颗丢在嘴巴里，兴奋地叫道：“好甜！”一口气吃了十几颗。

文清小心翼翼地摘了两串儿，拿到旁边水塘处冲洗了，递了一串儿给沫儿，四处张望着，道：“这园子看样子废弃没多久，我记得去年还听见有人说笑呢。”

沫儿随口答道：“嗯，估计是去年旱灾时出了变故。”两人专挑又大又紫的，吃得嘴唇都变色了。葡萄藤韧性足，很难折断，拉扯之间熟透的葡萄都掉地上摔烂了。文清看着可惜，道：“我回去拿个篮子和剪刀来。”飞快去了。

沫儿见棚架高处还有很多，便从倒塌的墙壁处抱了几块青砖垫着，探着身子去够上面的葡萄，却因无处可依，稍一用力便站立不稳，连忙就势儿跳了下来。

这一跳用力甚猛，松软的地面被踩得塌了下去，沫儿的右脚直陷进去，一条硬硬的竹子一样的东西刺得沫儿的脚丫生疼。

沫儿嘟囔着将脚拔了出来，鞋子却留在了下面，只好单脚跳着找了一根棍子，将地面上的烂葡萄拨弄到一边，伸手到坍塌的泥土里去拉鞋子。似乎什么东西勾住了。沫儿猛一用力，鞋子带着一只蜷曲的耙子状东西拉了出来。

沫儿将耙子抛到一边，将鞋子磕净穿上，无意中又看了一眼耙子，哇一声大叫，后退几步，一屁股坐在了满是烂葡萄的地上——鞋子带出来的，哪里是什么耙子，而是一只人手。裹着的泥土脱落，露出白森森的指骨和腕骨。

一阵晚风吹来，周围的荒草瑟瑟作响，偶尔一声枯燥的夏蝉鸣叫，犹如哭声一般。再看四周，天色昏暗，悄无人声，一片死气沉沉。沫儿呆了片刻，突然如猴子一样跳跃着冲到围墙口，尖叫着文清的名字便往家里冲。

婉娘和文清刚好走到，一抓住沫儿的胳膊拖了回来。婉娘嗔道：“好小子，有果子吃也不叫我！”

沫儿指着后面的葡萄架，惊恐道：“有……死人。”文清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真的？”

婉娘打量着周围，笑道：“我还以为你见鬼了呢。正觉得这些天无趣呢，赶紧

看看去。”兴致勃勃地提了裙裾，走到葡萄架下。

沫儿唯恐招惹到什么，十分不情愿，但见婉娘兴致盎然，只好亦步亦趋跟了过来。

婉娘用一根草棍儿拨弄着那只人手，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，莫名其妙道：“这家园子是钱员外家的吧，为什么废弃了？”文清探头去看，惊惧道：“会不会是这里杀了人，所以就封了这园子了？”

婉娘直起了腰，赞道：“文清真是越来越聪明啦。”

沫儿却躲得远远的，不住乜斜眼睛瞄着周围的情形，唯恐有什么人形的青烟或者鬼魂突然出现。看到远处几间房屋，黑洞洞的门窗在暮色掩映下如同妖怪的眼睛，更是坐立不安。

天色越来越暗，婉娘用脚踢了踢地上的松土，道：“我想着园子废弃不过一年左右；这葡萄没人修剪还长得这么好……文清，回去拿灯和火把来。我们来挖挖看，这下面到底有什么古怪。”

沫儿顿时急了，气急败坏道：“明天再来不行吗？这乌漆抹黑的，正是……那个出没的时候。”

(二)

沫儿撅着嘴巴，一脸苦相地举着火把，嘟囔着：“这次再招惹到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，可别怨我。”

黄三用一个小铲细心地将上面的浮土慢慢清理干净，再用铁锹慢慢往下挖。婉娘在刚才发现人手的地方扒拉了半天，喜笑颜开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文清沫儿快来帮手。”

沫儿装作没听到，坚决不肯自己动手。文清将灯笼挂在树上，拿了一把小扫帚，将黄三挖出来的泥土扫到旁边。泥土松软，挖了有一炷香工夫，渐渐呈现出一副骨架来，身量不高，骨骼纤细，显然是个女人；惨白的牙齿和骨骼在火把的照耀下一闪一闪的，好似活了一般。文清不由得低声惊叫了一声，道：“要……报官吧？”

沫儿闭着眼睛一动不动，只偷偷看了一眼，便觉得心惊肉跳，颤声道：“我要





走了！我最讨厌晚上挖死人！”

婉娘扑哧一笑，道：“那你想晚上挖活人不成？”

沫儿丢了火把，跳回到闻香榭围墙内，这才叫道：“你干吗高兴成这样？莫非你知道这人怎么死的？”

婉娘满面喜色，“生意来了，还是个大生意呢。”从怀里拿出一小瓶子香粉，绕着尸骨洒了一圈，道：“沫儿，你来闻闻，我这瓶尸香精的味道怎么样？”

尸香精名字听起来吓人，实际上是用羊骨头和桃木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花草根茎蒸熏而成的，一股子奇怪的腥膻花香混合味儿，沫儿觉得很难闻。

文清疑惑道：“这个做什么用的？”

婉娘道：“免得蚂蚁虫子乱爬。”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剪了一篮子葡萄，满意道：“走了，明天再干，我们吃饭去。”

沫儿巴不得这句话，一溜烟儿地跑在前面。文清拉着黄三的衣襟，小声道：“还是赶紧报官吧。我去告诉四叔。”四叔即老四，是衙门的捕快，与闻香榭私交甚好。

黄三拍拍他的脑袋，示意没事。文清迟疑道：“即使不是遇害，在这里发现一具尸骨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找个作作验下好些。”

沫儿听到，慌忙站住，连声附和道：“就是就是，赶紧报告官府。”

婉娘瞪了沫儿一眼，皱眉道：“多好玩的事儿，被你们两个说得无趣得很。”掐着腰一扭一摆地走在前面，即将走过沫儿身边时，猛然回头将脸儿凑近，阴森森道：“那个女鬼跟来了！”

沫儿哇一声惊叫，抱头鼠窜。婉娘在身后哈哈大笑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天色大亮，昨晚的阴森气氛一扫而光，沫儿胆子壮了些，好奇心大起，便雄赳赳气昂昂地扛着小铁锹，又随同婉娘和黄三去了隔壁的园子。

奇怪的是，葡萄架仍在，葡萄却一颗也没有了，仿佛这棵葡萄藤从来没结过果子一般。若不是地上散落的果子和昨晚被他和文清扯得乱七八糟的枝桠，沫儿几乎怀疑自己对葡萄大快朵颐是做梦了。

婉娘等人似乎没发现这种变故，已经围在土坑周围。沫儿凝神看着葡萄架上的剪痕，心想，便是来了野兽，果子也不会被糟蹋得这么干净，昨晚他们走后，肯定又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，顿时有些惴惴不安。

愣神之间，就听到文清叫道：“咦，这是谁？”跑过去一看，原本半掩在土里的尸骨，不知何时变成了一个浑身碧绿、形容消瘦的少女，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坑中。原本黑洞洞的眼窝，变成了紧闭的双眼，眼睫毛历历可数，被沫儿当做耙子拉出来的那只手臂，晶莹剔透，折断处的伤痕隐约可见。

文清傻乎乎的，挽起裤脚便要跳下去救人，沫儿心里一动，将他一把拉住，抬头朝婉娘看去。

婉娘眉开眼笑，对黄三道：“三哥你看，果然是个宝贝。”黄三嘴角微动，点了点头，竖起拇指。婉娘面带得色，见文清沫儿一脸疑惑，道：“文清你将这株幽冥草慢慢挖出来，注意不要伤到她的根须。”

“幽冥草？”沫儿的下巴几乎要掉下来了。这么个古怪的东西，原来是一株植物。再凝神细看，这个碧绿的少女，可不正是葡萄藤的根么，头发相连之处，便是葡萄发出的枝条。

沫儿大喜，绕着土坑又跳又笑：“太好了！可吓死我了！”一时之间又恢复了话唠本性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：“只听说何首乌、人参能长成人形，原来这个鬼草长得更像人呢！哈哈，害我昨晚担心了一宿，后悔自己吃了那些葡萄，唯恐是因为下面埋了死人，葡萄才长得又大又甜……”

婉娘叹笑道：“文清和沫儿应该均一均才好。一个就话唠，一个就无话。”

文清羞涩道：“沫儿说得好。我不会说话。”沫儿拿起铁锹，高高举起，叫道：“挖哪里？挖哪里？”

婉娘慌忙喝止，道：“沫儿给你个轻巧的活儿做。你去将地上落的籽儿收集起来，这可是做香粉的上好原料呢。”

沫儿丢了铁锹，先四处晃荡了一番。这个园子原和前面的院子是连着的，好像是故意起了一堵围墙隔了开来。园子周围绿树成荫，各种果树花木错落有致，若不是满地荒草，门窗破旧，还真是一处精美的所在。

葡萄架后，有一块云石台，上面残留着一些碎片。沫儿见云石花纹舒展自然，便走近摸了一把，无意中发现，石台下面的草丛里竟然有拳头大的一个雕花镂空铜质熏笼，不由大喜，刚想伸手去捡，又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番。

这园子荒废良久，连石台上都布满了灰尘，这个熏笼却一尘不染，细腻光亮。沫儿不敢轻举妄动，匍匐下身体，将鼻子凑近了闻。熏笼里空空如也，并没有熏香燃过的痕迹，但留有淡淡的香味，分辨不出是什么香。





正皱着鼻子猛嗅，耳朵被人拎着揪了起来。只听婉娘骂道：“你又偷懒！”

沫儿捂着耳朵，龇牙咧嘴叫道：“你看这是谁留下的东西？”

低头一看，刚才的小熏笼不翼而飞，痕迹全无，如同从来没出现过一般。沫儿百口莫辩，只得任由婉娘拎着耳朵回到葡萄架下，将地上烂乎乎的果子铲到盆子里。

幽冥草同如意藤本属同源，如意藤善于幻化，幽冥草善于伪装，但幽冥草更高一筹，茎可入药，果、根可食用，籽可做香，甚至有书记载，说它的人形根能延年益寿，食用者可心通阴阳两界，比人参首乌强上百倍。大凡这种奇花异草，都不容易成活，可不知怎么的，钱家废弃的园子竟然长出这么大一株幽冥草，还结满了果子。

整整用了一天工夫，众人才将这株幽冥草挖了出来，移植在闻香榭的后园里，原本的葡萄架却保持原样。婉娘又指挥着文清和沫儿将刨出的土坑填平，上面整齐地铺上草皮，要求从表面看不出任何异样，却把两人累了个半死。

沫儿道：“这地方又没人来，干吗还要填上？再下两场雨，就长满青草了，费这力气做什么？”

婉娘呸道：“你就会投机取巧。好好干活！”

沫儿拄着铁锹，惋惜道：“可惜那果子一夜之间都不见了，否则我们摘下来拿去南市去卖，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。”想了片刻，又挠头道：“不过只怕别人当做葡萄，不肯相信这是幽冥果。嗯，下次再见葡萄树，我就要留意一下了。”

婉娘笑道：“那些都是假象。这葡萄长得旺盛，幽冥草便依附于葡萄根系，结出的果子也同葡萄一样，这样便可避免被人发现。这种东西，狡猾得很呢。也就是我，慧眼识珠，一下子就发现了它，嘿嘿。”说着又自得起来。

沫儿不服道：“怎么是你发现的？明明是我拉出了它的一只手。”

文清连忙圆场道：“婉娘和沫儿都很聪明。就我最笨。”

婉娘笑道：“沫儿这叫做小聪明，文清才是大智若愚呢。”

(三)

立秋过后，天气日渐凉爽。这日，沫儿正在清洗收罗来的幽冥草籽儿，忽见已